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八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七

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之子母敬嬴以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則是與聞乎弑也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罪

公子遂如齊逆女

左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

宣公斬馬在疚乃遣同惡之大夫如齊逆女經書之以著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本謀又以見齊元無道黨亂臣而使弑其君也陰謀簒弑而急於昏齊以定其位此惡之大者至於卿逆之非禮則亦不待貶絕而見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

公羊傳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 明下無貶上之義 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　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挈者謂去氏族而直書名上謂宣公夫人不氏與有罪也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行夫人不能以禮自固而苟從焉非正矣稱婦者蓋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專以夫人禮至出姜既絕而歸齊而曰婦姜著敬嬴之速以姑自居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簒立未列于會故以賂請之

據左氏納賂以請會也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乃行父請之矣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請以賂矣仲遂弒君宣公篡立行父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魯人乃以為賢觀春秋所書則其惡不可掩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先辛甲之屬大夫）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羈置之不令去其地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河曲之戰距今八年晉始放胥甲父所謂待而後放者故曰近正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弁皮弁爵弁也加旒曰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言君即近也退而致仕孔

子盇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内不失親親之恩

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稱國以放君與當國大夫主之也河曲之戰橈臾駢之謀而以偏師獨出者趙穿也若討不用命則穿當為首專治軍門之呼則穿與胥甲父同罪可也趙盾當國乃庇穿而蔽罪於甲父晉侯於是為失政而桃園之逆志固萌於此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杜注齊地在泰山牟縣西今山東萊蕪縣西有平州城

左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春秋之世簒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季孫行父如齊請會而齊侯為會以定之夫以齊之彊與魯為鄰其力足以正魯而始徇仲遂之謀繼為平州之會非特貪賂失其本心抑以乘亂得國與魯宣之迹相類故同惡相濟耳然欲定其位者魯宣也宜稱及齊而曰會者乃治亂臣賊子必先究其黨與之義

公子遂如齊

左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遂與行父既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削之可也而必書者以著遂為首惡也總其始終直書於策而義自見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濟西杜注故曹地僖公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左傳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

為弑子赤之賂也

穀梁傳 内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

濟西之田魯所以賂齊而經書齊人取之者蔽其罪於齊也簒弑之惡苟有人心者所同惡也商人弑立齊惠公惡之終不曰公曰夫已氏何獨至於魯接而不惡且助其邪謀而終定其位耶溺於濟田之賂耳許田入鄭而桓簒成郜鼎入魯而督罪釋濟西入齊而宣位定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

矣

秋邾子來朝

邾自僖文之世常與魯抗今宣簒立而反朝之葢畏齊魯之交合也何以無貶乎旣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在文十七年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

于扈將為魯討齊二扈盟在文十五年十七年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在文十二年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十四年新城十五年十七年兩盟扈秋

楚子侵陳遂侵宋

穀梁傳遂繼事也

鄭本以晉人失賊不討棄晉即楚使能以楚師討宋問昭公之故使宋以鮑為戮而改立君則大義伸於天下矣今乃侵陳以及宋則附楚以亟病中

國耳宋者中國之樞紐也楚服陳鄭而宋不屈則不能與晉爭霸書遂侵宋著其志不在陳也猶齊桓之書遂伐楚著其志不在蔡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穀梁傳　善救陳也

楚鄭連兵憑陵上國陳先代之後無罪被侵晉能同惡相恤故褒而書救傳言師救陳宋而經不書

宋者宋人負弑君之罪晉受賂不討今雖救宋義

不足稱若概書陳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公羊作斐棐林杜注鄭

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今林鄉城在河南新鄭縣東

左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

遇北林杜注鄭地滎陽中牟縣

西南有林亭今屬河南開封府囚晉解揚解揚晉大夫晉

人乃還

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

大夫之辭也時諸侯為趙盾所會不與其以卑致尊故正之大其擴楚

穀梁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師者衆大之辭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又決之曰非也欲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爾

上書晉趙盾師師救陳此書會晉師文相蒙也胡氏謂使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則臣疑於君而不可訓此本公羊君不會大夫之說考之於經似不

盡協文十四年盟新城以晉趙盾列數於諸侯之
下未嘗以臣疑於君爲嫌也至地而後伐乃會師
伐國之事實春秋舉大綱示邪正豈爲聚謀與不
聚謀而異義乎故穀梁以棐林爲疑辭此爲著美
亦非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羊作柳地譜商有崇國侵書趙穿而後凡役皆書大夫
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公羊傳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

崇秦與國晉欲求成于秦反侵其所與益其怒而重其怨謀不若是拙也蓋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柄而托伐國以用其衆盾為正卿必主是謀桃園之變盾之與聞乎故也審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為

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為明年鄭伐宋張本

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時楚鄭侵宋

宋怨鄭與楚之侵復請伐鄭晉以前救無功遂與連兵夫惟德與禮可以服人宋人弒君晉受賂不討反為之興師以修怨宜鄭之終不服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皆書大夫帥師自此始大棘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南今河南睢州西有棘城

左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狂狡宋大夫輅迎也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因倒戟反為鄭人所禽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昭謂明曉軍法務在殺敵聽謂常存于耳著于心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致謂必行也易反易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前日也為政猶

言為主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茍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已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合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

棄甲復來睅出目皤大腹于思多鬚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過寛而容衆

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華元得衆甚賢故不與鄭獲之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將師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救之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彰其美不病其賢也

春秋常例受伐者為主故書宋及通經書戰三十

四惟此年戰于大棘及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兩國竝書師師其衆敵也書獲者七惟華元及齊國書兼書師敗績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獲齊國書死也葢存之殺之皆在既獲之後故書法如此

秦師伐晉

左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杜注晉河外邑括地志陝縣有故焦城在今河南陝州城内

城濮之戰晉得秦以挫楚所以伯也自秦晉相惡滅庸之役秦為楚用而趙穿復無故侵崇以挑秦師秦晉之爭復起而楚得專意於北方此晉所以力屈而不支也趙盾才臣豈慮不及此其陰縱穿之邪謀而養成其羽翼情不可掩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杜注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上洛今陝西雒南縣陸渾今河南嵩縣以報大棘之役

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强也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畏楚而還所以貶稱人且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胡氏安國謂晉為盟主盾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以始謀不臧受宋之賂釋罪不討理曲故避之以去義雖正大而非情事之實也方是時盾與靈公猜釁已成欲握兵柄託於伐國實無

鬭心故棐林之役楚因解揚晉即還師是役復謬為之辭以避鬭椒益恐戰而不勝則威權為之損不若全師以退以陰結國人之心而濟其亂謀耳左氏乃謂晉侯侈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競于楚失其實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皋公羊作獋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胹煮也殺之寘諸畚畚以草索為之筥屬

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士季隨會也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溜屋霤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袞君之上服闕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

無廢職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獒猛犬也嗾使犬也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翳桑桑之多蔭

翳者首山杜注在河東蒲坂縣東南即首陽山在今山西蒲州東南見靈輒餓靈輒晉人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竹器圓曰簞方曰笥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山晉竟之山也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

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詒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

穀梁傳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暴殘暴觀其辟

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稱臣以弒罪在下也不言罪而言過者言非盾親弒有不討賊之過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盾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受弒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病不知嘗藥受弒父之罪孝不至故也春秋加弒于二人以見忠孝不至則被惡名欲使

忠臣觀之不敢惜力孝子觀之必盡其心是將來之遠防也

趙穿親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葢亡而越竟則賊之不討猶或勢格力屈而莫可如何也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此晉史之文所以合於聖心而以垂大法也況盾受寄託而外求君嗣子之立本非其意及公既長而惡盾之專則君臣之嫌釁已非一朝夕之故矣故齊商人宋鮑弑君篡國盾皆合

諸侯而不討且定其位則其無君之心蓄之素矣
盾方出亡而桃園之禍隨作反國之後豈惟不能
討賊且使穿逆新君是盾處心積慮成於弑也故
先儒胡安國之言曰以魏高貴鄉公之事觀馬抽
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
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抑將致辟成濟
而止也此義不明則亂臣賊子皆得以詭計獲免
而至愚無知如鄧扈樂史太之徒皆蒙歸獄而受

戮焉王法乖天理息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附錄左傳初驪姬之亂在僖四年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官仕也為置田邑以為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

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姬氏逆之以為適事見僖公二十四年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為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衰之適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

無望可也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不言郊牛之角而此言郊牛之口傷者不若食角急也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曷為不復卜據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天帝不吉者有災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以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復不吉則不郊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清潔于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

匹合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天道幽遠故推人道以接之穀梁傳之口緩詞也傷自牛作也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詞言之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重發傳者嫌牛死與卜郊不從異也

諸侯宗廟社稷之祭俎豆既陳聞王及后之喪則廢禮也天王崩於十月告喪於魯史策已書乃斬衰奔赴之時而僣用郊祀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乃不郊者以在滌之牛口傷而改卜之牛又死

也不然郊矣春秋之書微而顯此類是也猶三望者可已不當為之辭

葬匡王

四越月而葬其禮略也會葬不書卿微者也書之見王室之微諸侯之慢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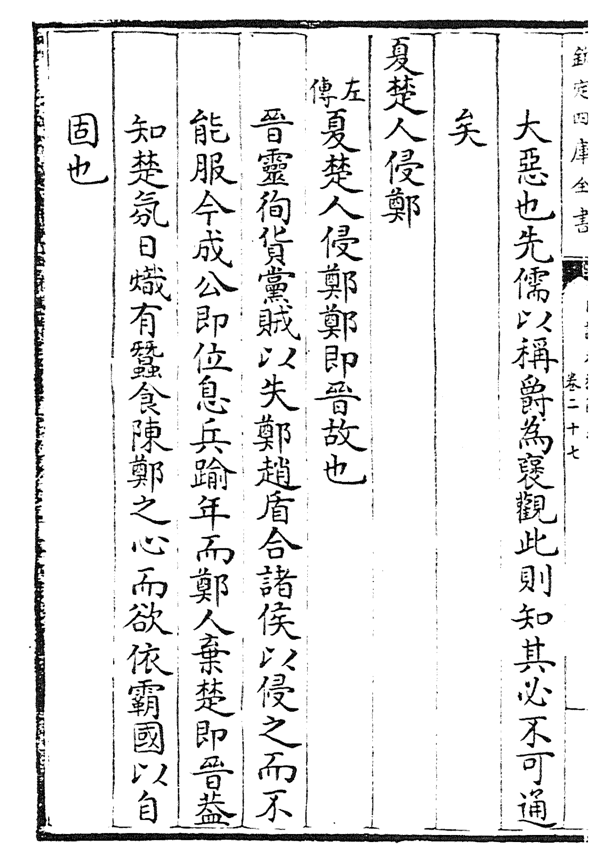
附錄左傳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郔杜注鄭地今河南延津縣為夏楚侵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賁公羊穀梁無之字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在伊川遂至于雒雒水杜注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逼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于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不遇妖怪不順之物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

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也底致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杜注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與陸渾之戎本無夙憾今無故伐之而觀兵周疆且問鼎之輕重其黠驁無王之罪著矣内外傳皆以楚莊為賢不知其終身之小善不足以葢此



大惡也先儒以稱爵為襃觀此則知其必不可通矣

夏楚人侵鄭

左傳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晉靈徇貨黨賊以失鄭趙盾合諸侯以侵之而不能服今成公即位息兵踰年而鄭人棄楚即晉葢知楚氛日熾有蠶食陳鄭之心而欲依霸國以自固也

秋赤狄侵齊地譜潞州春秋赤狄之地赤狄始見經

赤狄隗姓其地在潞州以北近晉而遠於齊忽舉侵齊之師知晉之無能為也楚横於南狄擾於北以中國之無霸耳

宋師圍曹

左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事並在文十八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

報武氏之亂也

宋鮑篡弑得國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春秋不書非討罪不足書也鮑不知自反恃衆彊以逞志於曹不待貶而惡見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傳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己蘭蘭香草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

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事在僖十六年南里杜注鄭地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杜注楚地南陽葉縣今河南葉縣南有古城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洩駕鄭大夫文公亦惡

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石癸鄭大夫）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為姬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姓之女為后稷妃周是以與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于鄭天所啟也）

葬鄭穆公（穆公羊作繆）

不月闕文也葬速禮不備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郯國名今山東郯城縣西南有故城向杜注莒邑寰宇志莒州南有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

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用伐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為公取向作辭也

穀梁傳及者内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

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

討不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釋怨

周官合方氏掌除邦國之怨惡則釋四鄰之怨而成其好固義所當為也然必己之義可以服人然後人能降心以相從魯宣齊惠身為大惡苟有人心者莫不藏惡況莒郯相怨魯乃挾齊之威要以必從則莒人之不肯宜也又以兵加莒而取其邑則惡甚於齊惠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黿于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六畜而況君

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于仁道而陷弒君之罪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歸生身為正卿久執兵柄聞宋之逆謀執而誅之
猶反手耳宋有逆志而與歸生謀先必知其夙有
無君之心也聞而不禁則賊由歸生審矣觀鄭人
討亂斵子家之棺則當時國論固以為首惡非孔
子作春秋而後歸獄也

赤狄侵齊

以齊之彊而洺州之狄連歲侵之晉霸之衰與齊
之無政並見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公篡弑齊實縱之故既以田賂復僕僕而往朝馬會盟書至始於桓公之盟唐朝大國而書至始於宣公之如齊葢由二公身為大惡有自危之心以得返為幸故特行飲至之禮耳

附録 左傳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子文子良兄）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

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為司馬子越即越椒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賈為椒譖子揚而已得椒位子越又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陽而殺之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杜注楚邑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烝野杜注楚邑三王文成穆師于漳澨漳澨杜注漳水邊漳水出新城泝鄉縣至當陽縣與沮水

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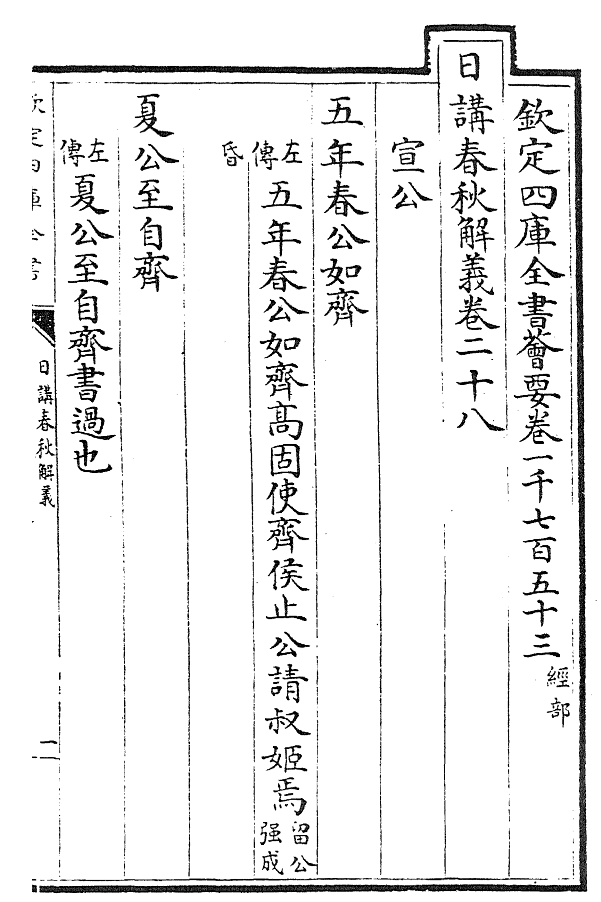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皐滸杜注楚地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于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汏過也箭過車轅上跗所以架鼓丁寧鉦也又射汏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所以釋楚師之懼心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䢵䢵杜注國名今湖廣安陸縣有䢵城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杜注澤名江夏安陸縣

有雲夢城今湖廣雲夢縣治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言雖奔他國獨誰受此棄命之人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言更生

冬楚子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

胡氏安國謂歸生弒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書爵以與之然商臣之次厥貉楚子旅之觀兵問鼎竝以爵書則春秋無以書爵為褒之義明矣自宣成而下楚勢益張故君將則稱君大夫將乃稱人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五十三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八

宣公

五年春公如齊

左傳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留公强成昏

夏公至自齊

左傳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齊魯接壤而踰時乃歸下書高固之逆叔姬經雖諱止公之迹而比事以觀其實固不可揜矣以見止而連昏於齊臣降尊失列辱及先君乃行飲至之禮於宗廟是謂失其本心左氏特發書過之義以此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無子字

左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見莊二十七年莒慶傳叔姬稱子别於先君之女也諸侯嫁女於諸侯則公自主之其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主之公自主然後書於策今書高固來逆是公自主之明矣以千乘之君見偪於齊大夫彊昏而不敢違焉輕朝廷慢宗廟葢由身為不義藉勢於彊鄰故非禮相干忍辱而無所避之也

叔孫得臣卒

得臣之卒不日史失之也胡氏安國據何休之說謂得臣不能止仲遂之逆謀故春秋削之非也仲遂身為大惡而卒書日季孫行父助逆尤力而卒書日何獨苛於得臣乎凡以日不日為襃貶皆傳者之誤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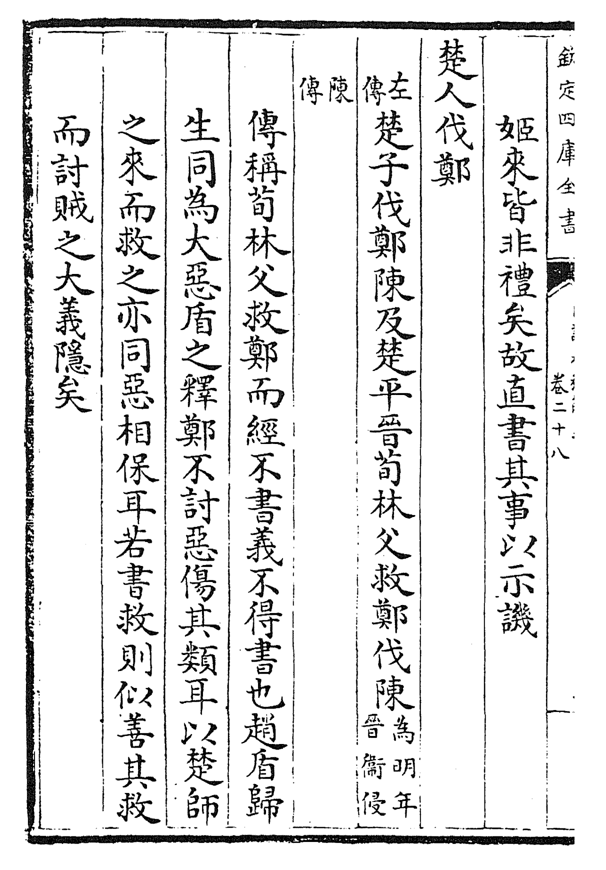
左傳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

以示譏

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大夫私事不當書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

穀梁傳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

反馬之禮當遣使不當親來女子歸寧當在間歲不當在踰月大夫非君命不當出境則高固與叔



姬來皆非禮矣故直書其事以示譏

楚人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傳稱荀林父救鄭而經不書義不得書也趙盾歸生同為大惡盾之釋鄭不討惡傷其類耳以楚師之來而救之亦同惡相保耳若書救則似善其救而討賊之大義隱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

公羊傳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内朝禮公族朝于内朝親親也

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已諸大夫也是樂而已矣以為笑樂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自內朝至外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荷負也畚草器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恐君責已以視人欲以見就為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已支解之貌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摮謂旁擊頭項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

見趙盾愬而再拜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畚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本欲諫君以君拜謝知已意冀當覺悟故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易猶省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

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葢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授君劒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靈公有

周狗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以足逆躢曰踆絶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令升車疾走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言吾君誰為興此甲兵豈不為盾乎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欲令蚤免去不望報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明盾賢人不忍殺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

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黒臀

穀梁傳 此師師也其不言師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師師也 元年救而今更侵之

傳稱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以下書晉衞加兵於陳即陳之即楚可知矣陳鄭每相視以為向背鄭穆公暮年棄楚歸晉本謂晉可託國及歸生之亂坐視不討是以陳有離心受伐受侵而終不為晉屈也

夏四月

附録左傳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杜注河内平皋縣今河南河内縣東南有故城）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為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此類之謂也（為十五年晉滅狄傳）

秋八月螽

螽蝗屬食穀者劉歆謂貪虐取民則螽宣公身為不義朝齊伐莒賦斂日繁戾氣應之經書於策示

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也

冬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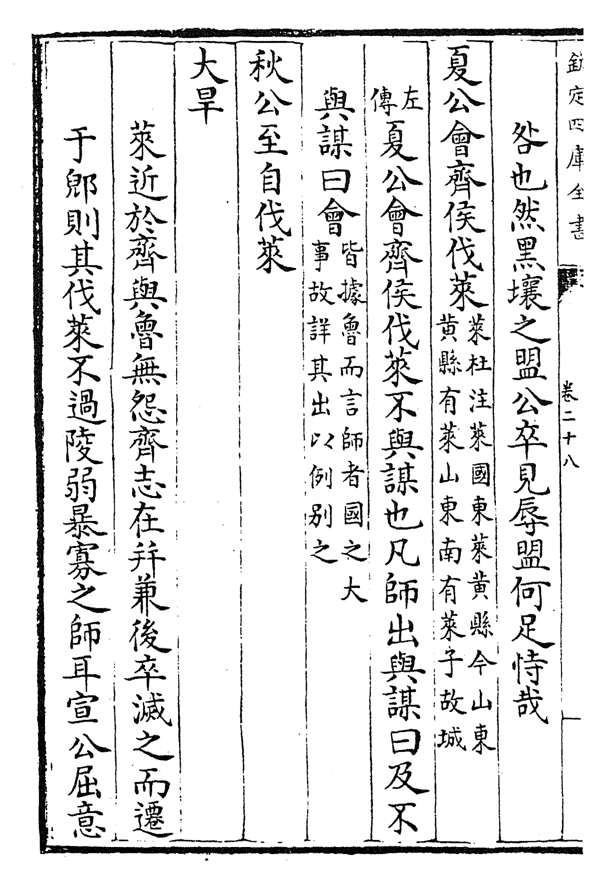
附錄左傳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為成二年王甥舅張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豐之離䷝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閴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閒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桓子良夫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修好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來盟者先有約言復遣使邀結也宣公專意事齊不通於晉晉將合諸侯故使衛通魯俾預於會魯以事齊恐晉蓄憾故使良夫來結言而力任其無



咎也然黑壤之盟公卒見辱盟何足恃哉

夏公會齊侯伐萊萊杜注萊國東萊黄縣今山東黄縣有萊山東南有萊子故城

左傳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故詳其出以例别之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萊近於齊與魯無怨齊志在并兼後卒滅之而遷于郳則其伐萊不過陵弱暴寡之師耳宣公屈意

從齊助人為虐不知自愧而策勲於廟是誣其祖也且螽災之後妄興師旅征役怨咨薄陰陽之和故大旱繼之比事以觀而公無恤民之心具見矣

附録

左傳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晉地一名黄父今山西沁水縣西北有黑嶺

左傳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宋子公弑靈公故謀從晉以求媚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

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桓公周卿士將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者尊卑之别

據左氏晉人止公于會以賂免而不得與盟經不書葢舊史無其文也先儒以為孔子諱之而曲為之說誤矣晉靈公之篇諸侯之會同皆不序以靈公幼稚雖與盟會實趙盾專之黑壤以後晉始有君復序諸侯是則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

者耳

八年春公至自會

見止踰年以賂得免危而獲安故告廟而書於策宣公篡立依倚於齊晉之間每見止辱竝以賂免屈身辱國亦甚矣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竟上地

公羊傳 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

也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于疾乎

穀梁傳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謂其知有已不知有人雖君命鄰好不復顧念而惟直行已意也

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 遂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者是不使遂得專命而還也

至黃乃復不稱有疾者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豈可以疾而廢君命耶乃者無其上之詞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垂杜注齊地當在今山東平陰縣境

公羊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弑子赤貶（事在文十八年）然則曷為不于其弑焉貶于文則無罪于子則無年（此解文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言若于十八年加貶則嫌有罪于文公無罪于子赤矣無年言子赤之立即在文十八年當喪未君不及改元故曰無年）

穀梁傳為若反命而後卒也（先言復後書卒則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不使其違命專歸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共弑子赤例應不書卒）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

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當去籥萬以終祭事言今不然有事者時祭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仲遂卒於此日而下有猶繹去籥之事也遂何以不稱公子而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季友有援立之功僖公德之仲遂主篡弒之謀宣公德之皆生而賜氏變易王法以開世卿擅權之漸魯政自是衰矣單不書卒而遂書卒何也既誅首惡以存王法則

其餘從同與桓不書王而宣皆書王同義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萬者何干舞也干謂楯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籥者何籥舞也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不欲令人聞之也廢其無聲者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

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 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旦日明日也 萬入去籥以其為之變譏之也為卿卒而變常禮

繹者祭之明日復祭以賓尸也萬舞無聲籥則有

聲者也魯以仲遂甫卒故萬入去籥猶者可已之

辭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

者恐君哀戚所以重宗廟也不繹者以厚股肱所

以礪臣節也仲遂弒君宣公苟知大義則始宜正

亂賊之誅既與之同惡而任為大夫則終當循遇

臣之禮至於萬入去籥又非所以盡事先之誠直

書而其義皆著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羊穀梁俱作熊氏

敬嬴稱夫人自成風以後遂為魯之故典也春秋

於風氏始卒凡四貶之於嬴氏無貶從同也然既

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比事以考

之則出姜為文公夫人而敬嬴之非嫡明矣

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始見經

左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

晉所以為盟主者以其安内攘外修方伯之職也自趙穿侵崇秦晉之爭復起晉人但知連白狄以攻秦而不知楚人狡焉啓疆國勢益張中夏諸侯將折而入楚適足以自困也下書舒蓼之滅亡事以觀而晉之失圖具見矣

楚人滅舒蓼穀梁作舒鄝杜注舒蓼二國名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蓼已滅于楚見文五年此即如舒鳩舒庸蓋一國也今江南廬江縣西故舒城是其地

左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滑水名當在今江南廬州府東境水之限曲曰汭蓋楚拓疆至滑汭之界盟吳越而還吳國今江南蘇州成七年始見經越國今浙江會稽昭五年始見經傳言楚疆吳越服從

楚人觀兵問鼎知晉不足忌乃滅舒蓼盟吳越其謀益遠其勢益張然後北鄉爭權此陳鄭所以不支而晉卒為所挫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附録 左傳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代趙盾 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朔盾之子代胥克為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嬴公羊穀梁作頃熊

左傳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

敬嬴薨稱夫人葬稱小君與成風同義然子般閔公之弑非成風所知也敬嬴則與聞乎故矣春秋

於成風特文以著其過而敬嬴無異文以其不待貶而惡見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懐也懐思也曲禮云凡卜筮喪事先遠日辟不思其親急欲葬也今若㝵雨而葬是亦不思其親矣故舉以證其合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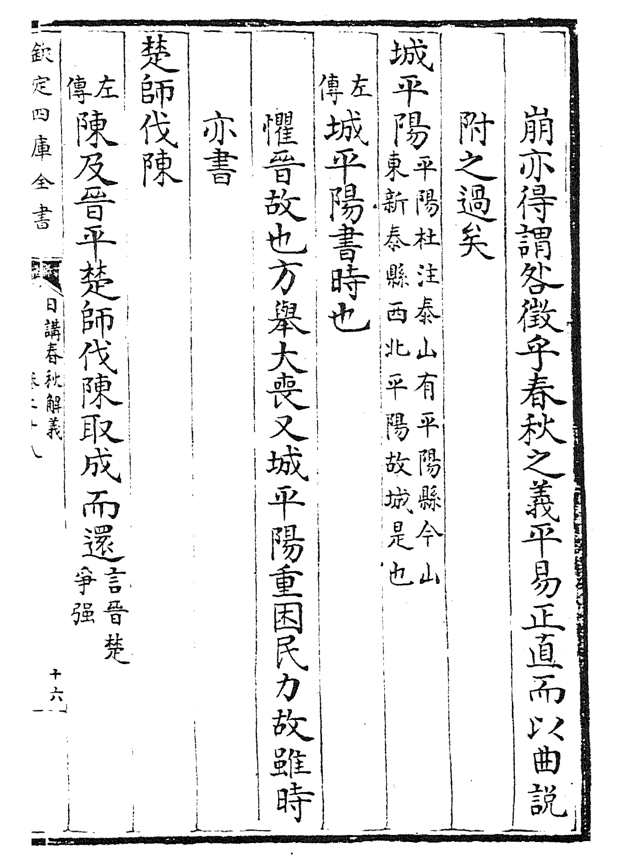
公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楚女熊姓謚曰頃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難者難不得以㝵為或言定公書日下昃乃克葬正日葬其君

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穀梁傳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

也（言雨具未備非君喪之制）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此日中克葬足乎日故云緩定十五年日下昃乃克葬故云乃急辭也是二文相對為緩急也）

雨不克葬譏無備也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乎定十五年日下昃乃克葬乃者難辭承日下昃而言也此曰而克葬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胡氏安國以雨不克葬為敬嬴陰謀簒弒之咎徵非也孔子合葬於防以雨甚而墓



崩亦得謂咎徵乎春秋之義平易正直而以曲說附之過矣

城平陽平陽杜注泰山有平陽縣今山東新泰縣西北平陽故城是也

左傳城平陽書時也

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故雖時亦書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强

舒蓼楚之與國無罪而見滅此陳所以懼而叛楚也使晉君臣能恐懼改圖内修政教外彰信義以固諸侯之心尚可以遏楚鋒而力疲於秦交疎於齊宋故不能禦楚以保陳鄭而霸業爲之頽惜哉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指斥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宣公即位九年兩朝於齊今又親往於周則不聞入見待其來徵而後一遣大夫往聘傎矣且諸侯宜朝正於王今正月朝齊夏乃聘周悖慢尤甚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齊侯伐萊

狄比侵齊不敢報而亟伐萊畏彊凌弱之情見矣

秋取根牟根牟杜注東夷國琅琊陽都縣東有牟鄉在今山東沂水縣南

左傳秋取根牟言易也

公羊傳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乃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

根牟小國也在魯東界經諱滅言取與取鄟取邿同義

八月滕子卒

左傳 滕昭公卒為宋圍滕傳

此滕昭公也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是書子亦時王所黜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討陳而先會于扈者以陳被楚兵晉不能救或從楚非其本願故會以待之待而不至則伐之為有名然晉實不能庇陳俟楚之歸而釋憾焉義豈足以相服哉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

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公羊傳　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穀梁傳　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傳例諸侯正卒則日不正則不日踰竟亦不日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衛二君何以卒而不葬魯不會也良夫之盟衛

欲為晉致魯及黑壤見止懷憾實深是以扈之會

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

事而闕其文者也

宋人圍滕

左傳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滕方有喪禮宜弔恤乃用衆以圍之不仁也晉政

不競諸侯私相侵伐觀齊宋之擅兵則知不能禦

楚之由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自是晉楚交伐鄭

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傳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杜注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五年晉荀林父帥師救鄭經不書以鄭方有弒君之亂也據明年傳載鄭人討亂斵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此年歸生已斃矣故録晉之救凡此類乃

筆削之精義非舊史所能與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羊穀梁作泄）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衷懷也衵服褻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衵衣）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遜）

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治之無罪如何
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
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泄治聞之入諫曰
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于泄
治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殺其大
夫見洩治不失其官守也胡氏安國主左傳家語
謂洩治仕於亂朝懷寵不去非孔子所取誤矣邦

無道危行言孫為不仕而高尚者言之也人臣以身許國既受事任不獨緘默取容以立辟為戒乃鄙夫之術即潔身而去亦卑賤疎遠之臣則可耳黃氏仲炎以為非孔子之言其見卓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左傳十年春公如齊

比年朝正即用此以事周亦過六年一朝之制矣屈體以諂彊鄰辱國莫大焉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　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比年朝齊故

公羊傳　齊巳取之矣其言我何　據歸讙及闡齊已取不言我　言我者未絶于我也曷為未絶于我齊巳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其人民貢賦尚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

穀梁傳　公娶齊齊繇以為兄弟反之　齊繇以婚族故還魯田婦之黨為婚

兄弟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宣公德齊惠之援已順其所欲既賂以田復以女

妻其臣會兵伐萊每歲往朝故齊侯悅其屈謟而歸濟西之田其曰我者濟經齊魯有魯濟有齊濟所歸之田乃魯濟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崔杼齊大夫高國二氏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

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春秋因之不改]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姓下某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恩好不接故亦不告]

公羊傳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據齊高無咎出奔名此書崔氏與隱公三年書尹氏同]貶曷為貶[據外大夫奔不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故重發之]

穀梁傳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出奔而書崔氏葢盡族而行且告以氏不以名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以其宗彊故春秋特舉氏乃辨之早非也左氏見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因謂出奔者即杼不知此距杼之為逆凡五十有一年古者四十而仕五十為大夫不聞杼之年壽遂致耄期若以世卿少而得政則奔時年未及冠不宜遂逼高國左氏所傳恐未可盡信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公如齊止此

左傳公如齊奔喪

宣公於匡王之喪不奔欲舉郊祀而奔齊惠公之喪匡王之葬使微者往而以貴卿葬齊惠公葢濟田之歸重以為德故聞喪而奔以報其賜也魯之事齊過於天王而齊之視魯不啻附庸其反易天常而無忌憚甚矣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徵舒夏姬子陳大夫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弒君之賊既得其主名則直書以正亂賊之罪春秋常法也先儒多為曲說胡氏安國所謂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亦非本義葢春秋於見弒之君皆不言所由與大夫出奔不言逐者同義皆深探其本以為世戒也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春秋時諸侯每間霸國之多故以陵小弱故宋之於滕齊桓卒而執其君晉政衰而圍之伐之以逞志焉胡氏安國責宋不能討陳義雖正而遠於事情宋鮑與聞乎弑以篡得國而責之討賊誤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魯宣深德齊侯之定其位而又歸濟西田故生則

屈諂以事之没則親奔其喪又遣貴卿會葬焉歸父仲遂之子也父主篡弒子擅國權外結彊鄰内逢君惡亂臣賊子交得其志恣行非度豈非王綱縱弛九伐不行而霸政亦衰之故與此孔子所以不没桓文之功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 鄭及楚平 前年敗楚師恐楚怒故與平 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晉霸之衰皆由趙盾專政庇其同類齊魯宋鄭弑君之賊皆置而不問故諸侯皆有離心今陳有弑君之賊若晉能合諸侯以討之則桓文之功立就矣何患鄭之不服乎乃率三國以爭鄭而以討賊遺楚晉可謂無人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聘止此

左傳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康公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于劉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據叔

服不繫王不稱子
王札子不稱季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子者王子也天子不

言子弟故變文書
季繫先王以明之

穀梁傳 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宣公篡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

王喪而奔齊侯之喪使微者葬匡王而貴卿葬齊

侯縱王討不加絕不與通可也乃使王季子來聘

不亦悖乎自是王聘不見於經非孔子削而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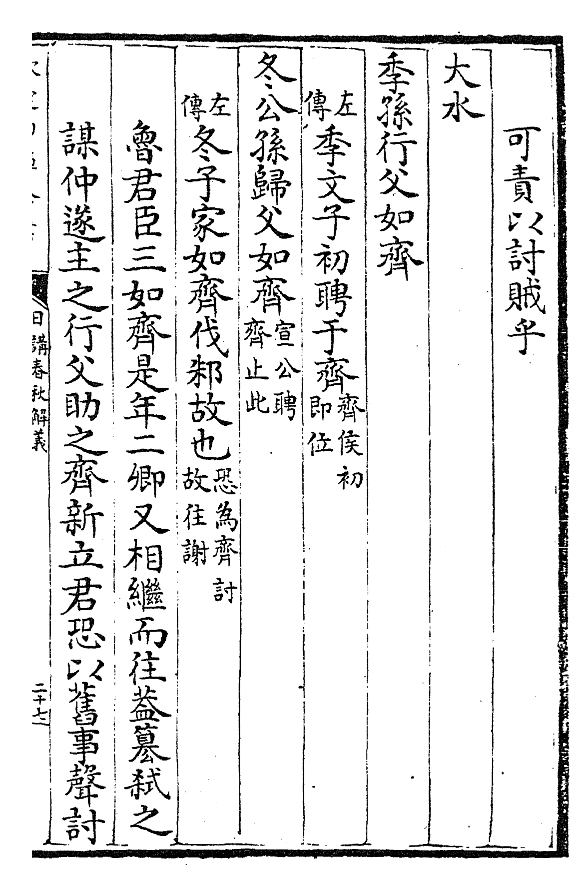
蓋諸侯不以王命為重輕而王亦不復遣使耳寥

寥百有餘年而後石尚以歸脤録自是天王之名號亦不見於經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羊作蘱杜注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今嶧山在鄒縣東南葢縣治徙山北也

左傳師伐邾取繹為子家如齊傳

魯之伐邾取繹與宋之間晉而伐滕同胡氏安國皆責以不能討陳夫禁暴誅亂王者之師其次惟霸主乃能假之魯宣簒弑之惡視宋鮑有加焉豈



可責以討賊乎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　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

冬公孫歸父如齊宣公聘齊止此

左傳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恐為齊討故往謝

魯君臣三如齊是年二卿又相繼而往葢篡弑之

謀仲遂主之行父助之齊新立君恐以舊事聲討

故諂附以自託耳左氏謂歸父之使以伐邾故恐

猶未得其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

魯君臣事齊甚謹未聞報聘今齊侯喪未踰年而

命使來魯蓋議連兵伐莒故若是其亟也居喪而

聘鄰國考之於禮雖無明禁然以春秋所書按之

王聘及求金不稱王使而齊侯稱使則惡其即吉

畿

而親命聘使可知矣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王政以民食為重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杜注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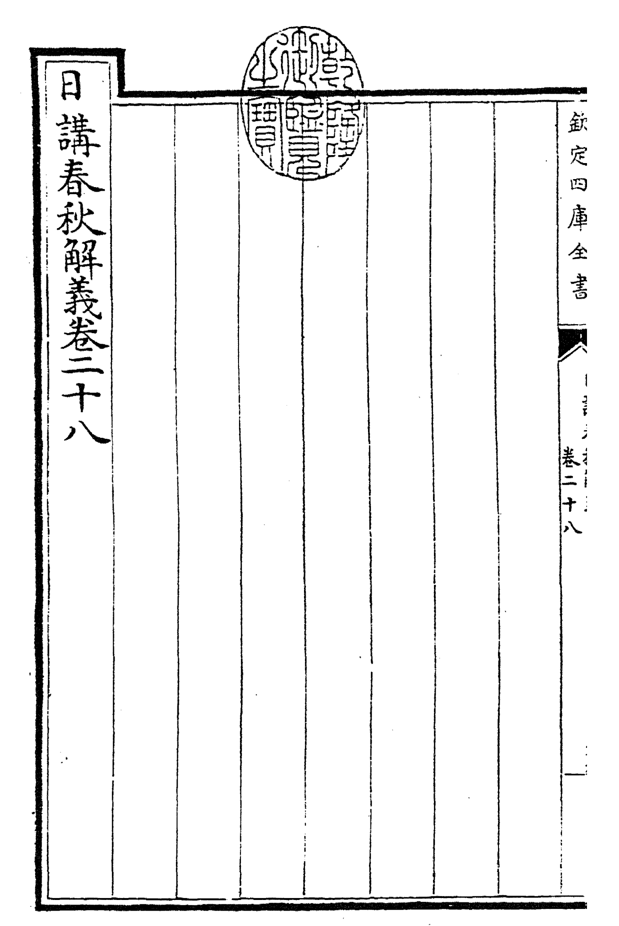
左氏稱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先儒據此謂經削晉救意不以楚為罪皆由誤

以稱爵為褒故曲為之說耳經所不書有可據傳以為義者必於經有考也元年經書趙盾救陳而傳兼救宋觀宋公旋會晉師于棐林則傳所稱救宋為得其實而經削之以宋有應討之罪而不當救可知矣下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則是冬傳稱晉師救鄭逐楚師諸侯留戍非其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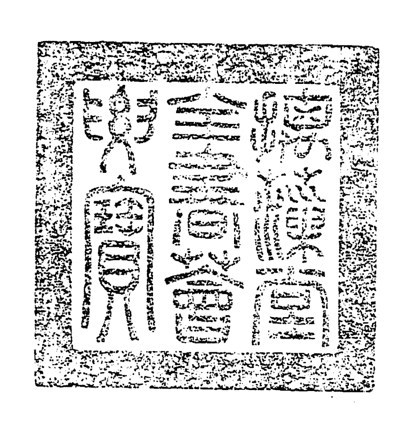
附録

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弑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諡之曰靈靈公初諡

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丁兆隆